

鄭振鐸藏殘本

紅樓夢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鄭振鐸藏殘本

紅樓夢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清)曹雪芹著.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1.12(2008.2重印)

ISBN 978 - 7 - 5013 - 0894 - 1

I. 鄭… II. 曹… III.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93369 號

書名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

著者 (清)曹雪芹 著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廠

開本 32 開

印張 2.25

版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0894 - 1 / K · 108

定價 35 圓

舊抄紅樓夢殘本兩回（代序）

俞平伯

近承鄭西諦（振鐸）兄惠借此本，即記所見。舊抄紅樓夢一冊，兩回。題石頭記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中縫每頁俱書紅樓夢，共三十一頁；每半頁八行，每行約二十四五字。木刻烏絲欄抄。首有「哲庵」白文圖記。

這本抄寫字跡工整，惟訛脫依然很多。如二十三回「梨香院牆下」（二十三回，十二頁上）用今本比照，脫落一大段，約二百五十字以上。若零碎的譌脫，且不去說它。

話雖如此，從異文比較來看，區區短篇却儘有些特別處。以下分四點叙說：

（一）書中人名不同。這不必有什麼關係，有些似乎不很好，但差異總是非常顯著的。如賈薈作賈義（二十三回，一頁上），賈芹母周氏作袁氏（同頁下），花兒匠方椿作方春（二十四回，十五頁下）。按「方椿」本是「方春」的諧音，這兒直把謎底給揭穿了。秋紋作秋雯（十六頁上），檀雲作紅檀。書只有兩回，名字却已不同了五個。

(二)名雖無異，而用法非常特別：如茗烟、焙茗。原來紅樓夢裏，一個人叫茗烟又叫焙茗，雖極小事，却引起許多的麻煩。大體講來，二十三回以前叫茗烟，二十四回起便叫焙茗。從脂評抄本這系列來說，二十三回尚是茗烟，到了二十四回便沒頭沒腦地變成焙茗。我認爲這是曹雪芹稿本的情形。程高覺得不大好，要替他圓全。所以就刻本這系列來說，程甲本二十四回上明寫着「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九頁)，以後各本均沿用此文。無論從抄本、刻本，都可以分明看得出作者的原本確是二十三回叫茗烟，二十四回叫焙茗。

這抄本雖只賸了兩回，恰好正是這兩回，可謂巧遇。查這本兩回書一體作焙茗，壓根不見茗烟。我想這是程高以外，或程高以前對原稿的另一種修正統一之法。就新發現的甲辰本看，又俱作茗烟，不見焙茗，雖似極端的相反，其修改方法實是同一的，均出程高「改名法」以外，可能都比程高時代稍前。因假如改名之說通行以後，便可說得圓，並無須硬取消一名，獨用一名了。

(三)關於小紅(紅玉)的出場敘述，頗有不同，也分幾點來說：○有正本第二十四回說：「(賈芸)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各本大略相同)我從前看到這裏總不大明白，小紅親切地「叫了一聲哥哥」的不知是誰，下文又絕不見提起。在這殘本便作「只聽門外嬌聲嫩語叫焙

茗哥」(二十四回，十三頁上)，說明了叫的是誰，比禿頭哥哥，似比較明白些。是否合作者之意，却另一說。①小紅出場時的姓名，各本都用作者的口氣來敘述的。如有正本說：「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叫他小紅。」但這殘本，却是在小紅嘴裏直接向寶玉報了名的，下文便也不再用作者的口氣來敘了。

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豈止我一個，我姓林，原名喚紅玉，改名喚小紅。……」(二十四回，十七頁)

③最特別的是二十四回的結尾一段。殘本文字簡短，又跟各本大不相同。如有正本「原來這小紅本姓林」以下至結尾，約有三百七十字，這本却短得多，只有約一百四十字。茲抄錄於下：

原來這小紅方才被秋雯、碧痕兩人說的羞羞慚慚，粉面通紅，悶悶的去了，回到房中無精打彩，把向上要強的心灰了一半，朦朧睡去。夢見賈芸隔窗叫他，說，「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小紅忙走出來問，「二爺，那裏拾着的？」賈芸就上來拉他。小紅夢中(此處脫去一字)羞，迴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驚醒時却是一夢。細尋手帕，不見蹤跡，不知何處失落，心內又驚又疑。下回分解。(二十四回，十八頁下至十九頁)

這個寫法跟各本大不相同。特別是結尾很好，描寫她夢後境界猶在，以爲帕子有了，細細去找；這仿佛蘇東坡的「後赤壁賦」結尾的「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似乎極愚，却極能傳神。從心理方面說，把白天意識下的意中人在夢中活現了；又暗示後文手帕確在賈芸處，過渡得巧妙。我認爲這樣寫法善狀兒女心情，不僅表示夢境恍惚而已。若一般的本子，如有正本：

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唬醒，方知是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便是照例文章，比較的平庸了。

（四）零零碎碎的異文，當然不能列舉，略引三條：○繡鳳一把推開金釧，嘆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二十三回，四頁至五頁）這個推開金釧的人，各本俱作彩雲，不作繡鳳。○春夜即事云：「露綃雲幄任鋪陳，隔岸鼉更聽未真。」（同回，七頁下）「露綃」各本俱作「霞綃」；但「露綃」可能是錯字。「隔岸鼉更」，脂庚有正俱作「隔巷暮更」。甲辰本作「隔巷暮聲」，程甲本作「隔巷蛙聲」。這當然也有些好壞，在這兒不能詳辨了。○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鬚鬚的好頭髮，……（二十四回，十六頁下）「黑鬚鬚」，脂庚作「黑真真」，有正作「黑鬚鬚」，甲辰、程甲並作「黑鴉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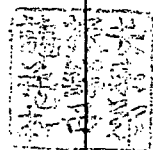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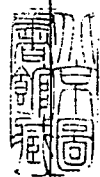
從上面說的看來，這飄零的殘葉，只賸了薄薄的一本，短短的兩回，却有它鮮明的

異彩。它是另一式的抄本，可能從作者某一個稿本輾轉傳抄出來的，非但跟刻本不同，就跟一般的脂評本系統也不相同（甲辰本雖不題脂評，實際上也是的）。這是此本最特別之點。書既零落，原來有多少章回當然不知道，却不妨武斷爲八十回本。再者，書名石頭記，又稱紅樓夢，這也是舊抄本的普通格式。書無題記，年代也不能確知。其原底必在一七九一年程偉元排印本以前，也似乎不成問題了。草草翻閱，姑記所見，質之西諦，以爲如何？

摘自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載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上海《新民報晚刊》
（原載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

石頭記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
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序定優劣又命在大觀
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四處選拔精工名匠
大觀園摩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義管理着
宮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義又將賈

葛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盪蠟釘珠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的十二个小沙弥並十二个小道士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思想發到寺中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素氏正盤算要到賈政這邊謀一个大小事務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他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或散了若要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

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俗們家廟裏鉄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買柴米就完了說要用走去叫來一點也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告于賈政賈政听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也想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問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就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依我這話說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了把賴子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歎

賈璉道真的呢是頑話呢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的兒子芸兒
來求我兩三遭要个事情管管我依了叫 he 等着好不容易出了
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道你放心園子裡東北角上娘娘說
了叫多多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出來的事
兒我管保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到罷了只是
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个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听了
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咲着一
徑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為小和尚的一事賈璉便

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大大出息了這件事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着裡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理論這事听賈璉如此說便就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令人告訴袁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子賈璉批票畫了押當時發了對牌出來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給他白花花二三百兩賈芹随手拈了一塊摺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子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商議當

時僱了个大轎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府角門前
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一徑送往城外鉄檻寺居住預備
將來傳喚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
題咏之後思想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賈政必定敬謹封
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不免寥落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
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到寶玉自姊妹們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們若不命他進去只
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

他進園中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崇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還自由可惟有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算那個忽見了鬚來說老爺叫呢寶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寶貝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

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
他分咐你幾句不過不許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好好答
應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媽媽來分咐好生帶了
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啼着他老媽媽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
步挪了三寸到這邊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彩
霞繡鸞綉鳳等衆了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抵
着嘴兒咲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悄咲道我這嘴上是終擦的
香侵胭脂這會子你可擦不擦了繡鳳一把推開金釧咲道人

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打起簾子，寶玉恭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都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賈環人物委蕤，舉止荒疎，忽又想起賈珠來，再者看王夫人只有這個親生兒子，素愛如珍。自己鬍子已經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胸中這娘